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八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官端時手筆先
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
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叅之
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燁然復

表於世力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
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徇形迹不
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
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署談
玄理其次爲柔慮下者貪贓奔競以爲身謀不
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
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
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
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

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平
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
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
實致其知牽泥攬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
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
遭謗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
隱禍幾微條鱉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
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
則僨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

信意之微眇、口不能宣、而况於人乎。此先師動
心增益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
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
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以辱公交
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槩、壽梓以傳、見
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名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
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

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
各一紙一官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
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
勲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
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
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
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肺爲上運腕次之
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
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蓋不雜學故

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跋語，書以貽之。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中年志分於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
精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茫乎
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
易者也魏有歸鑿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卦
窟之說皆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
所志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於象
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蘊不可得而測也無
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
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卽乾之陽也身卽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卽坎離之爻也神氣之往來卽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卽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卽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與要而執思爲而得是故身心

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爲萬世
冊經之祖。以乾坤爲鶴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坎
離交姤爲火候，皆寓言也。究其微妙，不出於心
息，相依之一言，心之息息以神而馭氣也。氣之
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氣渾融
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
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
女爲鶴器，藉採取爲藥物，認烹煉爲火候，皆邪
僞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

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
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姤積
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
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
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
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
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
學之不傳也久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
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

圍天地發育萬物其幾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卽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卽天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彖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冊邵子謂之丸致良知卽所謂還冊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

不^五明良知爲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爲良知
調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
調理以去其昏翳悵悵然耽明於其外可哀也
已子旣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
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脉得有所傳方不爲幸
生耳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
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

所使君因携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參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
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
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
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成天之
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旣得然後細
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
義相離大處反失非善學者也孔明讀書惟

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
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
以啟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
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
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入於言前薦取向上一
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
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
品略爲全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詞以
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

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
云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
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
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
者善處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詞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授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
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
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

珠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鉢。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

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普應群品，皆屬建化門。啟道則一而已。於此叅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中，卽一，卽三，卽一，空，一切空，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并首號表。葦航殆有兀於折葦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莫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龜。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不此便是微上微下之道。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爲外物不以動心似矣
若累朝誥軸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
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
也予曰然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
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茲益恭
發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
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爲重輕也於此
輕一分便是無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徼寵
之心此可爲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

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爲衣食之資者所貴
果安在哉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
灰散固爲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蓄養
况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
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
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叅得透放得下
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先師墨寶
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
因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

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
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
何惜其他若徒以爲墨妙襲而称之則與玩器
等耳笑足多哉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
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
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
爲善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
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

士人訪先師以爲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
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訪我乃見稱也古之人
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
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
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
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
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
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
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謗而

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
毀譽爲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
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爲世道
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
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辱
而不以爲無耻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
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
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
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衰益之道也予曰
有是哉名爲實賓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爲耻如耻之莫如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
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
猶有爲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
矣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

好

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懲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賴之貧夭仁人之絶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

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爲尊師閣。以

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北
面之禮屬予群習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
謂遠矣又念群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
質粹志真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
定爲盟約而吾兒應吉與焉出處顯晦遠邇聚
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逾復屬予一言以輔
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潔淨
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攬入迺是日用本領功夫
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旣定爲終身之盟。務湏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爲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爲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爲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煎銷。凡習迺其助道資糧。本靈之心。原未嘗有所。

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
朋友者爲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
道之於伊川卽父子兄弟爲師友家庭唯喏尤
一毫駁闊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後尚得相
應志苟不同堯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
友於與中選擇同心共紹宗傳此學深爲有賴
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
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攬見在所推擇然非以
此爲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不與將來

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卽係敗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共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共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鍊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旦虛明，

之氣也操心卽是致知之功操則存者隨時隨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著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

說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于繙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然後。境界自別。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携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

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能濱行，叮囑之言念念不忘於懷。南還時，更湏有以復我。只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若贊

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子子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卽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克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壺丘幻身若且。

示之天壤方臯神相若或眩於驪黃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
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茲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
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
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
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
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

得生死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淳博是真融解惄懼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

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歛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

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
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
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
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
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
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
又增夢說矣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

秋順之累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竚所以請
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沼廻鑑湖之曲、覓梅隱
之故墟、尋蘭墅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
順之依依、默然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
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至、方自視歟
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
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
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敘典、名利行
道、四不往之說、若有以啟予者、夫不往於名利

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況於道乎。順之天性冲毅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貶損引慝。欲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

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卽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不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况於往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滛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

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而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爲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興而歎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遺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

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曾見臺謨語摘略

好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

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妙如

見臺間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爲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爲明陰爲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卽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池陽鶴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爲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

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也吾

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旣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張太過正貼秦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至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懽若平生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益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爲已

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末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卽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懷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吾教之極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境只緣人看得太勿反成玩忽如人不見眼瞓毫以其太近也然

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
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
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
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
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
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
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

予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謗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妙

康節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
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
天心法。卽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
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
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
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
卽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卽爲
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
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

之明。徃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蓋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

書顧海陽卷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
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
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
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
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生。中則性定。和
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
人也。東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

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丈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卽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卽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覩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覩着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滌泊便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謬不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湏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

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持達無些子
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
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
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
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
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王靜似矣但

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一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克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湏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湏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

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

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脈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弃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書查子警卷

予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予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予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

何處是
屬對法
思之

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脉路更無巧法子警晉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遷虛爲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湏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爲心心屬神所謂性也

坤爲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鼎器，心中一
點真陰之精，身中一點真陽之氣謂之坎離藥
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
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
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
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
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譖戾，皆屬後天渣滓，名
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因，不足學也。

記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明器之重也故凡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聚二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疑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

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精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爲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輕浮失之者多矣艮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

謂疑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小心昭事成
王之夙夜基命聖功懋故曰疑者聖學之基危
義氏興神鵠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
寶鵠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鵠象九州也一而三
三而九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鵠之時羲大
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瞿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
以聚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

尚友堂北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大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

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謂
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
樂爲賚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
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
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
拘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
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
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
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

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
子相傳已敍皇極之疇皇極卽太極之義孔子
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
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卽無極之義周
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
謂太極而主靜卽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
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
分仁爲陽之動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

也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

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在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持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此篇
方是
不勝
本心
言語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爲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爲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空空卽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
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
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
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
是卽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
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
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湏得其髓非
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
徒欲以虛聲嚇之祗爲二氏之所啖亦見其不

商丘先生詩集

卷之二

三

知量也已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
正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山
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
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
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
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
故名不二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

故名不二二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
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物表之是爲深
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
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曰子何以其名爲哉
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
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
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以位以育
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

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忭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乖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

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
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
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
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
脫以爲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
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計活計
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求超
脫確乎不爲所動是謂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
之之法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調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卽道良知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從人情事變假燒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屬二見。皆爲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湏理。會此印證法也。

欲人
看維
塵經

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群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况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可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謁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卽

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
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
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
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
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
子所耻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
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
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
自悟始見微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

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

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
鍊習者謂之徹悟摩礪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
體冷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
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
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
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
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
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

後之緒餘也赤水玄珠索於罔象深山至寶得
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矣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
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
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
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
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
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

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齊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牿於聞見涉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

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
神之爲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固覺之條是爲
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
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
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
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
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卽是道若欲
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
并著其說

拙齋說

蕭子良榦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于混沌育于澹泊冲乎若虛魂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鑒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

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
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
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
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
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
哉

詩

五七言律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清風灑
舊居江山容客到蘋藻薦公遲日落香浮渚閒
心白鷺知

題王鳳洲小祇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
葉飜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留精舍同
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

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頭
已較遲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卽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
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
然在世間

五曲詣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漫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
誰爲玉蘋藻西風此拜君一片巖花依短砌泊

涓流水遶重門移舟向晚秋光淨翠壁青林夾

岷分

臥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疏短髮任流年已換白社能逃俗不戴黃冠亦是僊籬菊開殘樓外景雲璈吹徹洞中天祇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

秫田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

瑤草去野情還爲白雲留半窓蘿月琴書靜一
夜松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
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
離人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蘚樓虛泉自滴紫
霄臺迥月初臨閒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
欲平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
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渺
雲樹

八山居士閉關雲罔之麓玉芝上人往扣
以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偕浮峰子叔
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
示卽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其參

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卽成魔若於見處
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
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
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卽成波佛卽魔却唉山僧
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杖頭點到降仙臺
臺上風光絕點埃
一自仙翁賦歸去
至今猿鶴咷空來

襲封行

并引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
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
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
錫與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寃適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孳孳求治元宰泊諸執

事仰承 德意南北臺省江浙撫按百口一
詞文章論列以慕其寃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
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
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徃勸來亦見功德入人
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
予嘗有言致贈大略調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
終焉尚綱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闡然的然
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
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
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
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
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
則所謂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
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

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卽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

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謁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懼况今承襲圭封衣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侈一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

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
之在楚一毫不爲世累之所溺是謂善於繼
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
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
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
心思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
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貂冠重襲舊時封伯禽合
致東方胙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真人駕箕

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山中
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臼傳來今
幾春。霍雀強覆寒。檮轂駕馬寧。辭峻坂。輪浮
雲。作雨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種火
開重光。又似枯荄發新芽。元功鬱積人共冤。
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蟒繡全。金書畫剖龍文半湏臾。
上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邊臣盡效雲臺蹟。壯士都懷

麟閣圖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內望深責亦厚
洞中鴻寶世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
人如酒醉淡薄由來見真味若無道脈作根
基圭爵雖榮亦虛噲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
莫失耶鄆步一生還擬振箕裘五陵未可誇
紈袴我忝師門一唯參心訣傳我我傳君良
知兩字中天柄萬古回看北斗文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妙矣胡察脈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頤攝叅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岌乎若干釣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闡老佛矣二程晦翁尤

峻閑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
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派於將湮
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煽大中至正之矩日
以圯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
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冥嗟嗟
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
旨而舉世囂譽咸訾以爲異聞蓋以功利之害
深入於吾人渝肌浹髓良知蔽昏譬之病脉者
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倉扁

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思良醫
之憂之過至如詆詈而相嗔嗟嗟先生蒿目而
視洞照厥因喫繫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
之粃塵故譏嘗以爲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
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
遏絕功利砭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
昭昭可覩而議者乃以先生爲異端玄寂旣不
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
又何異乎井鯈而望北海之津嗚呼先生往矣

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鮮良知之者揭之
以醫斯世之沉痼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
而同臻畿幼雖嚮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說祗耽
唉於效顰惟傾仰止以斯文肅庇院宇敬安靈
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去秋重陽
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轉
食疾幾殞復蘇曰食飯一盂不能對衆飯食予

謂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領之意稍舒而情未繹予與諸友群聚南譙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情而別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衆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全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仲子可業別簡乃知病已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洟彷徨

急遣慶童往候全椒隨擬促裝趨兄面訣以寫
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卽世矣嗚呼痛
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之志遠業
相成之心出于肺肝均于骨肉其間逆順好醜
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嘗一
日不相應也海內同志孰不知之追惟丙戌之
歲忝兄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圖告南還次
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玉溪扁舟過
苕溪期兄出會見泥于時忌意向雖切而形迹

稍存余以脚跨兩家船戲之兄卽幡然愧悔出頭擔當興學育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予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予能道其師說必謬属于予從而贊之以起人信心闔闢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

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于兄兄亦毅然以
經世爲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
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
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
後予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爲都諫因亢廟火焚
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爲可備清
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貴人讐者
益衆相比翕搆票首揭爲僞學同黨兄遂以此
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

聚僞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
者何人復以此相勉于去就澹如也嗚呼余與
兄相與之述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
既入山聚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予一往
南譙與諸同志爲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
與檗谷緒山念菴荆川鹿園一菴石山諸君爲
浹旬之會遠或遺价駢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
友往來滌領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
爲事四方學者無有違通皆知兄爲箇中人也

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
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爲兄氣魄未化機權
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自知人不諒兄
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克備于兄譬
之採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
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都及官
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
平生學問以此爲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
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屑以晦霾自汚則

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克兄之
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
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恩與
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此事同于白日人
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
相證語默然去就之相勉乎百年上下之相望惟
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莫不之盡悉也予性
本疎拙本無所聞亦無所用兄謬不予以鄙意其
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

心自貶以爲不及且謂予羲皇心太多賢愚少
與別白至爲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于所
恃拳拳規切之心真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
也千里奔奠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嗚
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溫神厚可以和親仲子
種學好修可以抗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
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
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自待夾輔周旋可以
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涯之憾憾也然則兄

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南玄予復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麒麟之困于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杳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木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
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
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
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
能盡理于衆口。彼嗷嗷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
定乎妍媸。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聚
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
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
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舍

我而逝予然孤立無與其究夫此學之全粵自
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三十年時
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
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嶺
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
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
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
或觀象而窺躡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
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

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内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煥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啟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于宗教之傳每予啟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

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鑄青黃。不願爲材。兄於精神亦大滌撤。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化之逆遭。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晏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逝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

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蓋甫期月宿草。未嘗予
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
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克裕
之才。瑩膚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
多。志勵萬夫而歎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
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欽而未試。古所謂完
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爲神靈。

耽爲嬰兒之態長聞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擢危科陟清班眇然不以爲榮甘林泉樂枯寂脫然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贊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訾其爲禪寃神理而精攝養或疑其爲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學未嘗雜而志未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羨其多能顧以小技自視等爲三昧之遊戲辭受取舍惟義之

裁皎然不縮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汚隆尤嚴于
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
其人于人最深群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
而啟闕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黨方恃以
爲蓍蔡胡天不憇遺俄一疾而長逝吾兄行在
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惆然其未嘗忘而其
不可傳者則已蕩爲太虛布爲列星杳然其不
可復繼矣走也與兄如舟之倚柁如沉疴之待
藥嗟予去此其復誰語悵隙駒之易邁感朝露

之乍晞摧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遺
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鯀匪鐵
匪石寶知鍔慧鋒之淳絮涵辦香臨風陳詞兄
如有靈尚翼予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迷于所
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爲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
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
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

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
之歲予與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
戚補之周順之僉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
張士儀沈思畏諸友先後謁余官邸周旋於鷺
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
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則確
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
歙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
以啟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

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略未嘗不相從隨其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益爲縱臾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以擬而在玄略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蓋信其心而忘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至也嗚呼痛哉玄略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

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其隱微故曰不覩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虛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情也

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
直窺班常鴻一轡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
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

併相證了此未後

佛一着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人

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卽離死何足悲惟其所
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俎敬
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懷自不能忘
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此箇
是得
力明
发也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
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
兄之家學克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憊然
足以應變識足以祛衆幻見足以破群疑藏器
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粵自哲人
旣萎吾道日孤求助四方曉得友於與中歸依
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
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爲體會不疑其所
行也構天心書屋啟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

輩儲塵授餐群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
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喻論
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詎謂遽
止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之說克正於予
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卽悟本心
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乘之汨於嗜欲不可
不加澄滌之功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
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真
修爲實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

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爲出世大豪傑固早與
中相期之本願也邇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虹
奔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
吸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
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
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
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旣有聞矣夕死何憾顧
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中
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

此箇
方明
是得
次也

祭胡東洲文

即胡清虛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予開講新安之斗山東洲隨衆北面執禮爲締交之始東洲顏如冰玉動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又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竝法器東洲非其人耶嗣是每歲卽過越聚處浹旬而返因得交于麟陽趙君授以館舍携家爲久處之計此生益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棲之受業於先生寶劉師符玄老人教之將以廣敎也

老人年一百餘歲得圓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爲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晚年受記東洲爲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旣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役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聚處月餘。復

還浮梁與操君共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携其二子同往嶺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落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教爲入門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歸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真常非有邪僞之術但世人未之盡知耳諸弟

子久荷教育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予。西望停雲。遙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之戚戚矣。

卓吾先生批評龍溪王先生語錄鈔卷